

碧波之媚

狂澜之怒

瀑之激越

泉之灵秀

皆人性也

人性如水

梁晓声／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校

如水 人性

梁晓声／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性如水/梁晓声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5

(梁晓声自白)

ISBN 7-5039-3458-1

I. 人… II. 梁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1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7629 号

梁晓声自白·人性如水

著 者 梁晓声

责任编辑 谢明州

装帧设计 李玉翔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永兴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5

字 数 38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3458-1/I·1231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

出版前言

梁晓声毫无疑问是一位创作实力极强的著名作家。他的创作体裁、题材之广泛,在中国当代文坛确属少见。在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方面,梁晓声都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;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,梁晓声也曾有影响巨大的代表作;而在散文、杂文、社会和国际时事评论方面,梁晓声亦以他独特的视角、独特的思维、独特的情感、独特的抒发方式和独特的评说风格独树一帜。

二十余年间,梁晓声写下了数百篇近二百万字的杂体文章。它们的内容十分丰富,从国内国际大事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,梁晓声皆有所关注。梁晓声的杂体文章有如下特点:

爱憎分明,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;情真意切,人间苦乐,皆成文章;从前、现在或将来,世事纷繁,点点滴滴,所见所闻,所思所想,皆成文章;猛兽昆虫,生命百态,信笔写来,皆成文章。当然这也是写文章之人擅长的能力;但在梁晓声笔下,却每每写出了故事性、寓言性,使人会不禁地联想到王尔德。在小说方面,有人誉梁晓声为“中国的巴尔扎克”;而在杂体文章方面,梁晓声以其鲜明的风格特点,或可被比作为“中国的王尔德”吧?因此,我们将作者近年来的随笔、杂文结集出版,以飨广大读者。

目 录

蛾 眉	1
骤 洪	10
烛的泪	16
人性如水	26
海的诱惑	32
男人眼里的女人	43
女人们,悠着点儿	45
云化雨	48
蝶恋花	51
毛虫之死	54
“十姐妹”出走	56
我养鱼,我养花	60
老屋的残骸	63
孩儿面	70
老 虾	75
错位恩仇	80
一只风筝的一生	84
爱丽丝的自由	90
孩子和雁	99
上官鹏	105
大 小	110
二 小	121
小 芳	125
不速之客	130

一根钉子	135
一盆面	143
一辆车	152
一道题	159
扫描中国女性	166
倘我为马	265
爱缘何不再动人	270
初恋杂感	286
也许是错过的缘	293
母与女	297
有裂纹的花瓶	302
上帝的试验	309
月 饼	332
罐 头	335
母亲养蜗牛	344
16路公共汽车咏叹调	351
丢失的香柚	354
“老兵”和军马	356
兵与母亲	363
还是爱兵	370
羊皮灯罩	377
突 围	383
我和水泥	394
悼“战友”xxx	399
某种错误	408
本命年联想红腰带	416
几个春节一段人生	421

蛾眉

半截燃烧着的烛在哭。

它不是那种在婚礼上、在生日、或在祭坛上被点亮的红烛，而是白色的，烛中最普通的，纯粹为了照明才被生产出来的烛。

天黑以后，一户人家的女孩儿要到地下室去寻找她的旧玩具，她说：“爸爸，地下室的灯坏了，我有点儿害怕去。你陪我去吧！”

她的爸爸正在看报。

他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让你妈妈陪你去。”

于是她请求妈妈陪她去。

她的妈妈说：“你没看见我正在往脸上敷面膜呀？”

女孩儿无奈，只得鼓起勇气，点亮了一支蜡烛擎着自己去。

那支蜡烛已经被用过几次了，在断电的时候。但是每次只被点亮过片刻，所以并不比一支崭新的蜡烛短太多。

女孩儿来到地下室，将蜡烛用蜡滴粘在一张破桌子的桌角上，很快地找到了她要找的旧玩具……

她离开地下室时，忘了带走蜡烛。

于是，蜡烛就在桌角寂寞地，没有任何意义地燃烧着。

到了半夜时分，烛已经消耗得只剩半截了。

烛便忍不住哭起来。

因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的燃烧……

事实上烛始终在流泪不止，然而对于烛，一边燃烧一边缓缓地流着泪，并不就等于它在悲伤，更不等于它是哭了，那只不过是本

能，像人在劳动的时候出汗一样。当烛燃烧到一半以后，烛的泪有一会儿会停止流淌。斯际火苗根部开始凹下去。这是烛想要哭还没有哭的状态。烛的泪那会儿不再向下淌了。溶化了的烛体，如纯净水似的，积储在火苗根部，越积越满……

极品的酒往杯里斟，酒往往可以满得高出杯沿而不溢。烛欲哭未哭之际，它的泪也是可以在火苗根部积储得那么高的。那时烛捻是一定烧得特别长了。烛捻的上端完全烧黑了，已经不能起捻的作用了，像烧黑的谷穗那般倒弯下来，也像烧黑的钩子或镰刀头。于是火苗那时会晃动，烛光忽明忽暗的。于是烛呈现一种极度忍悲，“泪盈满眶”的状态。此时如果不剪烛捻，则它不得不向下燃烧，便舔着积储火苗根部的烛泪了，便时而一下地发出细微的响声了。那就是烛哭出声了。积高不溢的烛泪，便再也聚不住，顷刻流淌下来，像人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此时烛是真的哭了，出声地哭了。

刚刚点燃的烛是只流泪不哭泣的。因为那时烛往往觉着一种燃烧的快乐。并因自己的光照而觉着一种情调，觉着有意思和好玩儿。即使它的光照毫无意义，它也不会觉得在白耗生命……

但是燃烧到一半的烛是确乎会伤感起来的。

烛是有生命的物质。

它的伤感是由它对自己生命的无限眷恋而引发的，就像年过五旬之人每对生命的短促感伤起来。烛燃烧到一半以后，便处于最佳的燃烧状态了，自身消耗得也更快了……

我们这支烛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它甚至有些栖惶了。

“朋友，你为什么忧伤？”

它听到有一个声音在问它。那声音羞怯而婉约。

烛借着自己的光照四望，在地下室的上角，发现有几点小小的光亮飘舞着。那是一种橙色的光亮，比萤火虫尾部的光亮要大些，但是没有萤火虫尾部的光亮那么清楚。

烛想，那大约是地下室惟一有生命的东西了。那究竟是什么

呢？

“我在问你呢，朋友。看着你泪水流淌的样子真使我心碎啊！”
声音果然是那几点橙色的光亮发出的。

烛悲哀地说：“不错，我是在哭着啊。可你是谁呢？”

“我吗？我是蛾呀。一只小小的，丑陋的，刚出生三天的蛾啊！难道你没听说过我们蛾吗？”

蛾说着，向烛飞了过去……

烛立刻警告地叫道：“别靠近我！千万别靠近我！快飞开去，快飞开去！……”

蛾四片翅膀上的四点磷光在空中划出四道橙色的优美的弧，改变了飞行的方向。但蛾是不能像青鸟那样靠不停地扇动翅膀悬在空中的。所以它听了烛的话后，只得在烛光未及处上下盘旋。

蛾诧异地问烛：“朋友，你竟如此的讨厌我吗？”

烛并不讨厌它。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烛的生命结束之前与烛交谈，正是烛求之不得的。然而这一支烛知道“飞蛾扑火”的常识。那常识每使这一支烛感到罪过。它不愿自己的烛火毁灭另一种生命。它认为蛾也是一种挺可爱的生命。别的烛曾告诉它，假如某一只蛾被它的烛火烧死了，那么它是大可不必感到罪过的。因为那意味着是蛾的咎由自取。何况蛾大抵都是使人讨厌，对人有害的东西……

烛沉默片刻，反问：“你这只缺乏常识的蛾啊，难道你不知道靠近我是多么的危险吗？”

不料蛾说：“我当然知道的呀。人认为那是我们蛾很活该的事。而你们烛，我想象得到，你们中善良的会觉得对不起我们蛾，你们中冷酷的会因我们的悲惨下场而自鸣得意，对吗？”

这一支烛没想到这一只蛾对它们的心理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。它一时不知该再说什么好。

“如果我说对了，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种烛呢？”

蛾继续翩翩飞舞着。它的口吻很天真，似乎，还有那么点儿顽

皮。

烛光发红了。那是因为白烛很窘的缘故。蛾的出现,使它不再感到孤独,也使它悲哀的心情被冲淡了。

它低声嘟哝:“倘我是一支冷酷的烛,我还会警告你千万别靠近我吗?”

蛾高兴地说:“那么你是一支善良的烛了?但是你知道我们对‘飞蛾扑火’这种事的看法吗?”

烛诚实地回答它不知道。

蛾说:“我们是为了爱慕你们烛才那样的呀!”

“是为了爱慕我们?”

烛大惑不解。

“对,是为了爱慕你们。在这个世界上,对我们蛾来说,最美的,最值得我们爱的,其实不是其他,也不是我们同类中的英男俊女,恰恰是你们烛呀!真的,你们烛是多么的令我们爱慕啊!你们的身材都是那么的挺直,都是典型的,年轻的,帅气的绅士的身材。你们发出的光照那么柔和,你们的沉默,上帝啊,那是多么高贵的沉默啊!还有你们的泪,它使我们心碎又心醉!使我们的心房里一阵阵涌起抚爱你们的冲动。没有一只蛾居然能在你们烛前遏制自己的冲动……”

烛光更红了。

烛害羞了。

作为烛,从别的烛的口中,它是很了解一些人对烛的赞美之词的,但是却第一次听到坦率又热烈的爱慕的表白,而且表白者是一只蛾。

它腼腆地说:“想不到真相会是这样,会是这样……”

蛾飞得有点儿累了。它降落在桌子的另一角,匍匐在那儿,又问:“你就不想知道我是一只对人有害的或无害的蛾吗?”——声音更加羞怯更加婉约,口吻更加天真。只不过那种似乎顽皮的意味儿,被庄重的意味儿取代了。

烛犹豫片刻，嗫嚅地问：“那么，你究竟是一只对人有害的，还是一只对人无害的蛾呢？”

蛾说：“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，我才出生三天呀。而且，我很少与别的蛾交谈。我只知道，我们蛾的生命虽然比一支燃烧着的烛要长许多，但却是极其平庸的，概念化的。具体对于我这一只小雌蛾是这样的——如果我不是在这间地下室里，而是在外面，那么我会被雄蛾纠缠和追求，或反过来我主动纠缠和追求它们。然后我们做爱，一生惟一的一次。接着我受孕，产卵。再接着我的卵在农田里孵出肉虫。丑陋的肉虫。于是我的生命结束。我的死相也很丑陋。往往是翅膀朝下仰翻着。我们连优美地死去都是梦想……”

蛾的语调也不禁伤感了。

烛于是明白，它是一只对人有害的蛾。

但是它却不愿告诉蛾这一点。

“烛啊，你肯定知道我究竟属于哪一种蛾了吧，那么请坦率告诉我。我想活个明白，也想死个明白。”

蛾说：“不。我不知道。人的评判尺度并不完全是我们烛的评判尺度。而在我看来，你是一只漂亮的小雌蛾……”

“你胡乱说什么呀！我……我哪里会是漂亮的呢！”

蛾声音小小的，但是烛听出来了，它对这一只蛾的赞美，使这一只蛾很惊喜。

它竟对这一只羞怯的，说起话来语调婉约又顽皮的，情绪忽而乐观忽而感伤的蛾有点儿喜欢了。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处境吧？总之这是连它自己也不明白的。

它借着自己发出的光照开始仔细地端详蛾，继续说：“你这只小蛾啊，我并非在违心而言。你的确很漂亮呢！”

烛这么说时，确乎觉得伏在斜对面的桌角上的蛾，是一只少见的漂亮的小蛾了。那是它仔细端详的结果。

于是它又说：“你的双眉真美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人为什么用

‘蛾眉’来形容美女之眉了。”

蛾说：“这话我爱听。”

“你的翅膀也很美，虽小，却精致，闭起来，像被着斗篷……”

“可是与蝶的翅膀比起来，我就会无地自容了。”

“可是蝶的翅膀却没有发光的磷点呀！一只在黑暗中飞舞的蝶，与蝙蝠有何不同呢，你刚才飞舞时，翅膀上的四点磷光闪烁，如人在舞‘火流星’一样……”

“你真的欣赏吗？那我再飞给你看！”

蛾说罢，立即飞起。它又顽皮起来了，越飞离烟火越近，并且一次次冒险地低掠着烛的火苗盘旋，使烛一次次提心吊胆，不断惊呼：“别胡闹！别胡闹！……”

于是死寂的地下室，产生了近乎热闹的气氛。在那一种气氛中，一支烛和一只蛾，各自心里的感伤荡然无存了。

快乐之后是又一番交谈。它们的交谈变得倾心起来。烛告诉蛾它是怎么被带到地下室的；而蛾告诉烛，它则完全是被烛引到地下室的——它本来在楼口的灯下自由自在地飞舞着，忽然一阵风，将它刮入了楼道。楼道里很黑，它正觉得不安，那秉烛的女孩儿走出了家门，结果它就怀着无限的爱慕之情，伴着烛光飞到地下室了——

烛听了蛾的话，感到自己害了蛾，又流淌下了一串泪。

蛾却显得特别的欣慰。它说能有幸和烛独处同一空间，便死而无憾了。

烛又忧伤起来。

它说：“你这只漂亮的可爱的小蛾啊，你的话使我听起来，觉得我们是在谈情说爱似的。”

蛾问：“那有什么不好？”

烛反问：“在这样水泥墓穴似的地方？”

蛾说：“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们除了彼此相爱，还有什么更值得做的事情？”

烛心事重重地自言自语：“我，和你？”

蛾说：“又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于是，它们由倾心交谈而心心相印了。由心心相印而情意绵绵了——

午夜时分，烛燃得只剩半寸高了。

烛恋恋不舍地说：“漂亮的小雌蛾啊，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。让我以一支烛无可怀疑的诚实告诉你吧，你使我的生命不算白过。”

蛾以情深似海的语调说：“我挚爱的伟大的烛啊，你以你的生命之光为我这一只小小的蛾驱除着黑暗，实在是我的幸福啊！你知道人间有一部戏叫《霸王别姬》吗？”

烛说：“我知道的。”

蛾说：“那么好，让我学那戏中的虞美人，为我的烛做诀别之舞。”

于是蛾再次飞起，亢奋而舞。

烛在痴情的欣赏中，渐渐接近着它的熄灭。

舞着的蛾在空中忽然热烈地说：“爱人，现在，我要飞向你！”

烛意识到了蛾将要怎样，大叫：“别做傻事！”

蛾却说：“我要吻你！拥抱你！我要死得优美，并且陪你同死！”

“不，你给予我精神之爱，对我已经足够了！”

“但我仍觉爱得不彻底！”

蛾的话热烈，情炽，坚定不移。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自蹈悲惨？！”

烛光剧晃，烛又哭了，急的。它再次泪如泉涌。

“像我这么一只不起眼的，令人鄙视的，被人认为对他们有害，想方设法欲加以灭绝的小小蛾子，能有机会为爱死，是上帝成全我啊！我无私的，光明的，一心舍己为人的爱人呀，快准备好接受我吧！我来啦！”

蛾在空中做了最后几圈盘旋，高飞起来，接着猛扇四翼，专执一念地朝烛的火苗扑了过去……

转瞬间，蛾用它的双翅紧紧抱住了烛的火……

烛清楚地看到蛾的双眉向上一扬，呈现出一种泰然快慰的表情……

烛清楚地听到蛾“啊”了一声。那声音中一半是痛楚，一半是幸福……

烛的火苗随即灭了……

烛泪在黑暗中将蛾“浇铸”……

第二天，女孩儿想起了烛……

她将残烛捧给妈妈看，奇怪地问：“妈妈，怎么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？”

她的妈妈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：“飞蛾扑火嘛，常有的事儿，快扔了，多脏！”

她又捧着去问爸爸，爸爸说：“由飞蛾扑火，应该想到自取灭亡一词对不？蛾不但讨厌，而且有害，死有余辜，死不足惜！”

女孩儿并不满足于爸爸妈妈的话。她独自久久地捧着残烛看，心中对蛾油然生出一缕悲悯……

女孩儿将残烛和蛾郑重其事地埋葬了。如同合葬了两条死去的鱼，或一对鸟，一双蝶……

女孩儿对“飞蛾扑火”的现象，显然有着与爸爸妈妈相反的看法和联想。

后来，女孩儿上中学了。她在她的作文中写到了这件事。老师给予她的是她作文中最低的一次分数，还命她将她的作文在语文课上读了一遍……

老师评论道：“蛾是有害的昆虫。怎么可以对有害的昆虫表达惋惜呢？这是作文的主题发生理念性错误的一例……”

她对老师的评论很不以为然。

再后来，她上大学了，工作了，恋爱了……

她的恋人是她中学的男生。

有一次她问他：“你常说我美。告诉我，我究竟美在哪儿？”

他立即便说：“美在双眉！你知道你有一双怎样的眉吗？你的眉使我联想到蛾眉一词。而且认为，在我见过的所有女性中，只有你的双眉，才配用蛾眉二字形容。你的眉使你的脸儿显得那么清秀，衬托得你的眼睛那么沉静，使你有了一种婉约又妩媚的女性气质……”

确乎的，在一百个女人中，也挑不出一个女人有比她更美的眉；确乎的，她的双眉，使她的脸儿凭添清秀……

“那么，告诉我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我的？”

“在我们是初中同学时。你还记得你写过一篇关于蛾的作文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

“你作文中有一段话是——与‘自取灭亡’一词恰恰相反，‘飞蛾扑火’使我联想到凄美的童话，忧伤的诗以及爱能够达到的无怨无悔。当时我就对自己说——这个女孩儿我爱定了！”

她哭了。

她偎在他怀里说：“谢谢你爱我。谢谢你懂我。我是那种为爱而来到这世上的女孩儿。我期待着爱已经很久了。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女孩儿如今已经不多了，可我天生这样不是我的错。谢谢你用你的爱庇护我这样的傻女孩儿……”

而他说：“你不傻。我寻找像你这样的女孩儿，也找了很久了。找来找去，终于明白要找的正是你啊！”

于是他俯下头深吻她……

骤 洪

此地三十里内无人家。

风也在这儿刮过。雨也在这儿下过。雪也在这儿飘过。草甸子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。好看的野花春天开放，秋天凋零。没有谁曾为它们的开放而喜悦，也没有谁曾为它们的凋零而感伤。

这真是一处寂寞的地方！

幸而有条河从这里流过，为这寂寞的地方增添了某种自然界的生气。河寂寞地流着。在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，寂寞地封上它冰的门窗。在来年的第三个月里，像小鸡出生，啄碎“冰壳”，开始寂寞地唱起歌儿。

每天清晨，朝霞寂寞地燃烧在河面上。每天黄昏，落日的余晖寂寞地融入河水中。

河里的鱼也是寂寞的。大鱼寂寞地繁殖小鱼。小鱼寂寞地长成大鱼。

有一天，十几个打鱼的来到了河边。于是这寂寞的地方热闹了。鱼儿竟也是耐不得寂寞而喜欢热闹的。为了排遣寂寞，它们明知那网是不祥之物却不避开，结果它们就成了网中之物，丢掉了性命。

渔夫们打到了许许多多鱼后，将它们一筐一筐地装上轻便摩托，赶到三十里外的集镇去卖。这儿只留下一个小伙子看“家”。这寂寞的地方热闹了些日子又变得异常寂寞了。

小伙子留下看“家”的第三天，有辆马来到了河边，不是去集

镇上卖鱼的人们回来，是从南方来了两个养蜂的人——一个老汉和一个姑娘。

小伙子为老汉和姑娘的到来真高兴啊！他不会再感到那般寂寞了。虽然他们告诉他，他们是要渡过河去，到彼岸的高山上去放蜂的，他也还是高兴，并不觉得怎么遗憾。这寂寞的地方毕竟是又来了两个人，尽管他和他们之间将被一条河隔开。他快快乐乐地帮他们从马车上卸下了蜂箱。他们向老板子付了钱后，老板子将车赶走了。小伙子快快乐乐地帮老汉和姑娘将蜂箱装到船上，亲自替他们将船摇到了对岸，小伙子快快乐乐地帮他们将蜂箱搬到岸上，一箱箱往高山上搬……

夜晚，黑暗笼罩了河这边，也笼罩了河那边。小伙子坐在河这岸的窝棚里，望着河那岸高山上的火光，觉得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夜晚，一点都不孤独，也不寂寞。他隔着一条河在心里与他们交谈。高山上，篝火旁，老汉和姑娘也在望着河这岸的窝棚在月光下的剪影。

姑娘想：小伙子真好，那么愿意帮助人！

老汉想：不认不识的，小伙子为什么帮忙呢？图点啥？荒郊野岭的，虽说隔条河，可他有船，夜半三更会悄悄划过来的！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得防备着点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缠在腰带中的钱，又瞥了姑娘一眼。他女儿的脸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十分俊美。

老汉站起身，离开火堆，折断了一株小树。

姑娘问：“阿爹，你做啥？”

老汉回答：“削根棍子。”

第二天，朝霞燃烧在河面上的时候，小伙子果然从对岸划过船来了。老汉和姑娘同时发现了他。

姑娘瞄了老汉一眼，用目光问：“阿爹，他兴许是找咱们来的吧？咱们要不要下山去迎人家？”

老汉领会了女儿的目光，但却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你进山洞去！”